



□ 范兆金

起早贪黑，辛辛苦苦大半年，像照顾孩子一样侍弄庄稼果蔬，无微不至。地干，浇水；雨涝，排水；虫害，喷药；苗弱，施肥，真是小心翼翼，劳神费心，不惜体力。春天怕天旱，夏天怕狂风暴雨和冰雹，秋天怕连阴雨，庄稼果蔬只要一天还在地里，悬着的心就放不下来。

为了防鸟儿啄食、野兽啃噬，人们在谷子高粱地里安置稻草人，花花绿绿的破布条随风起舞；还有人利用破铜烂铁，想方设法制作出形态各异的响器，让它们发出声响，赶跑成群结队来偷食村民劳动果实的飞禽走兽。

飞禽走兽易挡，人难防。每到庄稼果蔬成熟前的关键期，村里就要组织村民成立护秋队，也叫看秋队。白天，人来人往，偷盗容易暴露，所以很少发生庄稼果蔬丢失现象。晚上，特别是下半夜，趁着人们熟睡，偷取无人看管的庄稼果蔬就如“囊中取物”，轻而易举便占为己有。护秋，主要是晚上巡逻，保护集体利益不受侵害。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《护秋》年画，家喻户晓，画中四名手持红缨枪的红领巾少年，威风凛凛地行走在玉米地里，正义感爆棚。护秋的村民，既要识大体，顾大局，又要胆大心细，不怕走夜路，更得让村民信得过。万一手脚“不干净”，监守自盗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些人晚上巡逻庄稼果蔬地块，顶白天劳作的工分，白天在家休息，也算一种变相的照顾。

夜深人静，护秋巡逻开始。两人一组，划定区域，保证一块庄稼果蔬地也不

护秋往事

落下。当时条件有限，没有照明工具，大家只能摸黑前行，地形不熟时，摔个狗啃泥也是常有的事。夜晚，昼伏夜出的生灵倾巢而出。远处树上传来猫头鹰的叫声，似哭非哭、似笑非笑，令人毛骨悚然。其中胆小的那个心里直嘀咕“夜猫子进宅，没事不来”，腿脚发软，哪里还有护秋巡逻的胆量？吓得拽住队友的衣服不敢撒手，寸步不离。“在村主任面前拍着胸脯，口口声声天不怕地不怕，保证完成护秋任务的，那是谁？耍种一个！明天趁早给村主任说一声，换人。”“哥，我的亲哥，千万别。锻炼锻炼，我就不怕了。”话虽这么说，攥着队友衣服的手却一直不撒开。刺猬、黄鼠狼这些夜行兽，见有人靠近，便仓皇逃窜，对人造不成伤害。如果听到清晰的啃噬庄稼的声音，多半是野生獾在“作业”。野生獾对庄稼的破坏力不可小觑。若是成群结队，就要适当猎杀；只是单打独斗，也就听之任之，不去管它。獾油是治疗烫伤的灵丹妙药，还不留疤痕。前方有脚步声，两人立刻打起十二分精神，提高警惕——捉贼捉赃，立功受奖，可是好事一桩。经过一番试探，竟是另一组护秋的村民，虚惊一场。今夜无贼，庄稼果蔬安然无恙。

秋雨连绵，生产小道泥泞不堪。只要雨稍停，护秋的村民还能迈动腿，就得围着庄稼果蔬地巡逻，深一脚浅一脚，滑倒摔跟头的事常有，也只能默默承受。可要是夜里又下起雨来，护秋的村民便难得偷懒一回，在家睡个安稳觉——“偷风不偷雨”，贼也有贼的门道：雨夜路滑难走，行动不便，淋得浑身湿透不说，万一被人发

现，连跑都跑不利索。贼多半不肯冒这个险。一场秋雨一场寒，深夜里冻得直打哆嗦的滋味，护秋的村民深有体会。“飞地”离村子足有五六里远，中间隔着邻村的庄稼地，是贼常常惦记的地方。晚上派人护秋不现实，村主任就找村里老实巴交的孤寡老人，搭个窝棚，吃住一体，独守一方，一个秋天下来，偷秋的事鲜有发生。

偷秋，说到底还是因为家里穷、缺吃的。家里殷实，人人吃饱，谁还愿意冒着被逮的风险去掰玉米、刨地瓜？生活所迫，填饱肚子有时比脸面更要紧。这一点，村主任和护秋的村民心里都明镜似的。夜间巡逻时，护秋的村民若发现有人偷秋，便远远地大声呼喊，把偷秋的人吓跑，避免照面——夜色也掩护了彼此的尴尬。其实，从偷秋人的体型、奔走姿势，再结合各家的贫富状况，护秋的村民便能猜出是谁。第二天一早向村主任报告，往往是轻描淡写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不予深究。村主任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：谁家没有难处，何苦为难乡亲？碰上个愣头青立功心切，逮住偷秋的人不放，村主任便秉公执法，开批斗大会，警示村民，引以为戒。背地里，村主任又偷偷把“赃物”归还，好言相劝：“为了孩子，为了一家人，千万千万别想不开。向前看，日子长着呢，一天会比一天好。”

如今，土地流转，规模经营，耕耙耨耨全部机械化，无人机打药、智能灌溉也不稀奇，产量大幅提高，家家户户仓廩实，日子过得宽裕舒心。护秋的往事却仍然历历在目，恍如昨天，深深烙印在一代农家

编后



“最是橙黄橘绿时”，秋深了，乡野的记忆也到了最饱满的时候。

农家旧事、时令风物，都浸润着记忆里乡愁的滋味：庄稼人侍弄土地的小心翼翼，护秋时夜里巡逻的那份胆怯与担当，还有奶奶手里那个柿子带来的惊喜，都是泥土里生长出的真实过往。

护秋护的是一季收成，也是乡邻之间的互相体谅；柿子甜的是嘴巴，留下的却是整个童年的念想。如今日子好了，那些提心吊胆的秋夜、偷偷尝到的甜，没有随风散去，而是酿成了回望里绵长的滋味。

秋收冬藏，藏进仓里的是粮食，留在心里的，是这些说不完的旧事。它们守在心底某个角落，陪着我們，一年又一年。

童年“柿”界

□ 裴金超

秋末初冬，寒风渐起，院中的柿树叶已尽数脱落，只留下累累硕果挂满枝头，橙红橙红的，如同一个个小灯笼。这一颗颗柿子又像一个个小小的时间胶囊，封存着过往的欢声笑语，每当这个季节来临，它们便悄然打开，释放出那份独有的温馨。

我5岁那年，深秋的一个午后，奶奶将我唤到身边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乖孙儿，给你一样好东西。”我满心期待地望着奶奶，伸出小手。只见她像变戏法似的，从背后拿出一个软乎乎、橙红色的柿子，轻轻放在我的手心里。从未见过柿子的我，满心欢喜却又有些疑惑地问：“奶奶，这是什么呀？”奶奶微笑着，皱纹也跟着舒展开来，轻声说：“这是柿子，甜着呢，很好吃。你偷偷到没人的地方去吃了。”奶奶轻声细语，满是宠溺，生怕这份甜蜜被风带走。

那时，我们家兄妹众多，“好吃的”少，这种情况经常被奶奶形容成“狼多肉少”。每当有好吃的，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，这份偏爱，让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。我心领神会，麻利地将柿子装进裤兜，然后撒腿就跑，像一只快乐的小鹿，直奔村后那片无人的小树林。那里，是我童年的秘密基地，一个可以尽情释放天性、享受自由的地方。

到了小树林，我环顾四周，确认没人，

然后迫不及待地把手伸进裤兜。当触碰到那个柿子时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失落——它不再是那个软乎乎、圆滚滚的果实，而是一团滑腻腻、好似泥巴的流体物质。我愣住了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那一刻，我仿佛从云端跌落至谷底，所有的期待都化为泡影。我抽出手来，看着橙红色黏稠的液体顺着我的手指缓缓滴落，心中顿时涌起一阵厌恶。此时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味道，既不是纯粹的香甜，也不是令人作呕的酸臭，而是一种混合了期待与失望、甜蜜与苦涩的复杂气息。

正当我想要把这橙红色液体从手上甩掉时，脑海中回响起奶奶那句“甜着呢，很好吃”。这句话仿佛有一种魔力，我鼓起勇气，闭上眼睛，将手指轻轻送入口中。那一口下去，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原本的厌恶感烟消云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甜美。刹那间，味蕾被一种奇妙的甜味征服，那种甜，不是单纯的糖分堆砌，而是自然清新的果香里，带着阳光晒透的暖意。我不得不由衷感叹：“真好吃！原来这就是柿子的味道。”我不再犹豫，小手不断伸进口袋，直到把那一团柿子泥吃得干干净净，还回味无穷地用舌头将嘴唇舔了又舔，试图捕捉那最后一丝残留的美味。意犹未尽的我，兴冲冲地跑回奶奶屋里，眼巴巴地看着她。奶奶嗔怪道：“小馋猫，一个还不够？别人都没捞着

吃，赶紧把嘴擦干净，别让人看见。”我吐了吐舌头，心里却美滋滋的。

从此，我对柿子有了特殊的情感。那份甜，成了我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滋味。

岁月流转，几年之后，奶奶到外地走亲戚，回来时带回了一根柿子树枝条，说要给我们家的黑枣树做一次“手术”——嫁接柿子，以后就有吃不完的柿子了。我虽然不太明白“嫁接”是什么意思，但一想到有吃不完的柿子，就兴奋不已。

从此，这棵黑枣树便肩负起了新的使命——孕育柿子。经过几年的精心培育，小树终于不负众望，结出了第一批柿子，虽然只有寥寥几个，却如宝石般挂在枝头，像极了童年的梦，甜蜜而又珍贵。我迫不及待地摘下一个软柿子，轻轻咬了一口，甜美的汁液瞬间充盈了我的口腔。那一刻，我仿佛又回到了5岁那年，那个充满甜蜜和惊喜的秋日。

如今，这棵树正值壮年，柿子结得吃都吃不完，索性也不摘了，任它们红彤彤地挂满枝头，像一盏盏小灯笼，照亮我的童年“柿”界。

